

文学小丛书

三 故 事

〔法〕福 楼 拜 著

刘 益 庚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Gustave Flaubert
TROIS CONTES

Editions Bibliothèque-Charpentier, 1924.

三 故 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80,000 开 本 787×940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5

1982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4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印 数 00,001—44,000

书 号 10019·3259 定 价 0.36 元

前 言

居斯达夫·福楼拜(1821—1880)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。他出生在法国北部卢昂一个医生的家庭,早年在巴黎学过法律,后来在故乡专事文学创作,著有《包法利夫人》,《萨朗波》,《情感教育》,《三故事》,《圣安东的诱惑》等作品。

福楼拜生活在法国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。在这个时期里,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,并在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基础上,获得了资本主义的“经济繁荣”。也正是从这种“繁荣”的表象中,它的腐朽本质也日益明显地暴露。资产阶级已由上升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,转化为一帮平庸猥琐的市侩,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庸俗卑劣、腐化堕落的风气。福楼拜对这个丑恶的社会感到极度失望和憎恨。他在《包法利夫人》和《淳朴的心》等作品中,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社会现实,写出了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必然趋势。福楼拜除了描写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外,还创作了《萨朗波》,《希罗迪娅》等具有异国情调的历史小说。

福楼拜在语言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。他是法国

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。他的文字一向被看法语的典范。他善于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，而且以细致入微和毫不留情著称。他主张以纯客观的态度来描写人和事。他在解剖人物和社会现实时，力求不流露自己的感情，因而著名女作家乔治·桑指责他过于客观，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有名的文学争论。福楼拜在语言的运用上，总是苦心推敲，千锤百炼，用词洗炼贴切，所以，他的作品读起来琅琅上口，音韵铿锵。他在描写人物和环境时能做到情景交融，浑为一体，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《三故事》发表于一八七七年，是福楼拜的重要作品之一。这个集子包括三个短篇：《淳朴的心》，《圣朱利安传奇》和《希罗迪娅》。这三个短篇在内容、体裁、风格等方面都各有特色，有的故事绚丽多彩，有的文笔质朴动人。作者以缜密的构思，精练的语言，在不长的篇幅里，或描写一个人的一生，或描写一天里发生的故事，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。

《淳朴的心》描写一个女佣人悲惨的一生。作者通过一系列平凡的生活琐事，着意刻画了主人公费莉西泰的劳动者的品德。费莉西泰勤劳朴实，心地善良；但环境和际遇使她成为一个思想狭隘，笃信宗教，听任命运摆布的可怜虫。作者在貌似客观的白描手法中，寄托着对费莉西泰由衷的同情和赞美，同

时揭露和批判了那种令人窒息的资本主义社会。所以，作者在创作这个短篇的时候，实际上已违反了自己的“纯客观”的信条，也说明他部分地接受了乔治·桑的观点。

围绕着主人公的经历，作者再现了从复辟王朝到第二帝国这几十年间的社会面貌，也表明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冷漠态度。这篇小说尽管描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悲惨一生，因而格调低沉忧郁，但由于叙事生动，剪裁得体，加上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，所以读来扣人心弦，使人感到它充满了诗情画意。这篇作品一经发表，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映。高尔基曾对此大为赞赏。他说：“很难明白，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，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‘乏味’的一生的小说里去后，就这样使我激动？在这里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。”一位英国作家读过以后，将它誉为“法兰西本身的缩影”。

《圣朱利安传奇》取材于民间传说，描述一位圣徒“修成正果”的过程。朱利安出生在封建领主家庭，从小习武狩猎，因杀生过多，遭报应误杀了亲生父母。为了忏悔自己的罪孽，他抛弃了荣华富贵，沦落天涯，乞讨为生，后来不畏艰险，在波涛汹涌的大河边渡送过往旅客，终于受到耶稣的超度，进了天国。作者用夸张的笔法，浓烈的色彩，勾画了一幅中世纪欧洲的生活画面，使读者领略到古代粗犷敦厚

的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。

《希罗迪娅》写的是一天中发生的故事。小说把读者带回到二千年前古巴勒斯坦的崇山峻岭和茫茫沙海之中。作者选取“圣经”中施洗者约翰被害的故事，结合古犹太的历史史实，展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。这里有：犹太人民与罗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；有犹太奴隶主贵族和他们的罗马主子之间的矛盾；有犹太奴隶主贵族相互之间的矛盾；有犹太各教派之间的矛盾。他以犹太——阿拉伯战争为背景，揭露了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对别国人民的奴役，成功地刻画了希罗迪娅这一贪婪残暴、阴险毒辣的奴隶主贵族的形象，揭露了藩王希罗特荒淫无耻、虚伪懦怯的丑恶灵魂。小说还从侧面歌颂了耶稣和约翰对罗马——犹太统治者所进行的斗争，使故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一定的思想深度。

福楼拜作为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，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。他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，象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一样剖析它的弊病；另一方面，他鄙视广大劳动人民，看不到他们的力量和作用，所以他对社会前途缺乏信心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往往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正面人物，他笔下的劳动人民，也大多被写成愚昧自私的陪衬人物，即使是作为正面主人公的费莉西泰，也只是一个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对上帝无比虔诚的愚民而已，这正是

作者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悲观主义思想在创作上的反映。

尽管如此，福楼拜的作品对于我们认识过去的社会，仍有重要的价值。他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，更可以作为我们文学创作中的借鉴。

译者文学和语言水平都很低，自觉译文不能很好地表达原著的精神和风格，对于文中出现的大量典故和历史人物，还未能作更详尽的注释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译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上海

目 次

前 言	1
淳朴的心	1
圣朱利安传奇	51
希罗迪娅	93

淳朴的心

提起欧班夫人的女仆费莉西泰，主教桥的太太们眼红了整整半个世纪。

她每年工钱一百法郎，既管下厨做饭、收拾房间，又管缝补和洗烫衣服，还会套马、饲养家禽、炼制奶油，对女主人更是一贯的忠心耿耿；而这位夫人却不是个脾气随和的人。

夫人早年嫁给一位没有产业的美男子，可惜早在一八〇九年初，他就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和一身债务，与世长辞了。她只好卖掉她的不动产，仅留下杜克和杰福斯的两处田庄。这两处田庄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过五千法郎，所以她离开圣梅兰的住宅，搬到一所开支较小的房子里居住，这所房子是她祖上传下来的，坐落在菜市场后面。

房顶上盖着青石瓦片，一边是一条小巷，另一边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路。房子内部，地面高低不平，走路时一不小心，就会摔倒。一间狭窄的过厅将厨房和“正房”隔开。欧班夫人整天呆在这“正房”

里，坐在窗前一张麦秸面的靠椅上。八把红木椅子，沿着白漆的护壁板，摆成一排。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，匣子、纸盒，堆得象一座金字塔。壁炉是路易十五式的，用黄色的大理石砌成，两旁各有一把缎子面的安乐椅。一只座钟放在炉顶中央，象一座维丝塔^①的神庙。房间里有一点霉味，因为地板比花园低。

二楼的第一间屋子是“夫人”的卧室，这房间颇为高大，墙上裱着印有素色花朵的糊壁纸，挂着“麝香公子”^②装束的“老爷”的遗像。卧室通向另一间较小的房间，那里放着两张不铺垫子的小人床。靠里的一间是客厅。这客厅长年关着不用，里面堆满了蒙着布罩的家具。再往里，一条过道通向书房；书橱里摆着一些书籍和废纸，从三面围着一张黑色的大书桌。两边的护壁板上，挂着好些钢笔画、水粉风景画和奥德朗^③的版画，使人想起往年的好光景和消逝了的奢华。三楼，一扇天窗照亮了费莉西泰的卧室。从那里，可以看到一片牧场。

① 维丝塔，古罗马的灶神，女性，其神庙的形状象一座圆亭。

② 麝香公子，法国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前后的年轻保王派，他们大都身穿灰色的燕尾服和紧腿裤，系绿领带，身上还带着麝香，故名麝香公子。

③ 奥德朗，法国著名的版画世家，最有名的是钱拉·奥德朗（1640—1708），他擅长刻制法国名画家普森、伦勃朗等人的作品。

费莉西泰天蒙蒙亮就起床，怕误了弥撒。接着，她手脚不停地忙到天黑。吃过晚饭，她收好碗碟，关紧大门，往炉灰里添过木柴，就在炉膛前面打瞌睡，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。买东西时，她那股讨价还价的犟劲，没人能比。要说干净，那些亮锃锃的锅子，能把别人家的女仆活活气死。她生活节俭，吃饭时细嚼慢咽，还用手指把桌上的面包屑沾食干净。那面包是专为她烤的，每个重十二磅，够她吃二十天。

一年四季，她总是披着一块印花布方巾，用一个别针扣在背后；她戴一顶遮没头发的软帽，穿一双灰色的袜子，系一条红色的裙子，再在上衣外面加上一条长围裙，象医院里的女护士那样。

她的脸庞瘦削，嗓音很尖。她二十五岁时，看上去足有四十。她一到五十，旁人就根本无法猜测她的年龄了。她沉默寡言，身子挺得笔直，一举一动有板有眼，就象一个木雕的女人，由某种机械支配着她的行动。

二

她象别的女人一样，也有过一段恋爱史。

她父亲是泥水匠，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死了。母亲也相继去世，几个姐姐各自谋生去了。一个佃农收留了她，虽然她年纪还小，也要叫她到田野里去放

牛。她披着破衣烂衫，冻得直哆嗦；她趴在地上喝水潭里的水，平白无故就挨打，最后被冤枉偷了三十个苏^①，给赶了出去。她跑到另一个田庄，在那里饲养家禽。东家挺喜欢她，所以伙伴们妒忌她。

八月里，有一天晚上（她那时已经十八岁了），他们拉她到考勒镇去参加晚会。那刺耳的提琴声，树丛里的彩灯，花花绿绿的衣衫，金色的十字架，各式各样的花边，还有那跳跳蹦蹦的人群，马上弄得她晕头转向、手足无措。她怯生生地闪在一旁观看。一个模样很有钱的年轻人两肘靠在一辆小车的车辕上抽着烟斗。他过来邀她跳舞，请她喝苹果酒，喝咖啡，吃点心，还送给她一条丝绸头巾。他以为对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，献殷勤送她回家。走到一块荞麦地边，他粗鲁地把她按倒在地上。费莉西泰一害怕，叫了起来。他只好走开。

另一天晚上，她在去博蒙镇的路上遇到一辆大车。大车装满了干草，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着。她想赶到头里去；在挨着车轮走过时，她认出，赶车的就是戴奥多。

他若无其事地和她攀谈，说那天的事一定得请她原谅，“毛病就出在多喝了几杯。”

她不知道怎样回答，直想逃开。

① 二十个苏合一个法郎。

戴奥多马上换了话题，谈起了年成和镇上的头面人物。他还说，他们成了邻居了，因为他父亲已经离开了考勒镇，搬到艾考的田庄里来了。她脱口“啊！”了一声。他说，家里人希望他早点成亲。可是，他并不着急，一定要娶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。费莉西泰低下了头。于是，他问她想不想嫁人。她微笑着回答说，取笑别人是不应该的。“不，我对你起誓！”说着，他伸出左手，搂住了她的腰；她就让他紧紧地搂着往前走去；他们的脚步也放慢了。风软绵绵的，星星亮闪闪的。满满的一车干草在他们前面悠来晃去；四匹辕马拖着慢步，带起一片尘土。走了一会，它们径自朝右面拐了弯。戴奥多吻了她一下。费莉西泰在夜色中跑开了。

下一个星期里，戴奥多和她约会了几次。

他们躲在院子尽头靠墙的一株树下相会。她并不象小姐们那样天真，牲口早就教会她了，可是，理智和保持节操的本能使她免于失身。她这样推推阻阻，越发煽起了戴奥多的爱火。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也可能是出于天真的想法，表示要娶她做妻子。她将信将疑，他则赌咒发誓。

过后不久，他谈起一件不如意的事来：去年，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壮丁，但是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可能还要被征召去的；他想起当兵就害怕。可是费莉西泰认为，这种懦怯的心理恰恰证明了他对她的爱

情，所以也就加倍地爱他。她经常在夜里溜出来，和他幽会，戴奥多一会儿发愁，一会儿央求，把她折磨个够。

后来，他说要亲自去省长官邸打听消息，并约她在下个星期日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，听他的回音。

约会的时间到了，她跑着去会她的情人。

她见到的是戴奥多的一个朋友。

那人告诉她，戴奥多不能再和她见面了。他为了逃避征召，已经和杜克的一位有钱的老寡妇勒胡赛太太结了婚。

这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她扑倒在地上，呼天抢地，嚎啕大哭，然后，独自一个人在田野里抽泣到天明。她返回田庄，表示不打算再做下去了；到了月底，她领了工钱，把自己的东西包在一块头巾里，来到主教桥。

她走到客店前，向一位戴寡妇帽子的太太打听。这位太太正要雇一个女厨子。姑娘虽然没有什本领，但看起来态度诚恳，而且要求也不高，所以欧班夫人最后说：

“好吧，我用你啦！”

过了片刻，费莉西泰就在她家安置下了。

女主人很讲究“家风”，而且嘴里老是叨念着“老爷”，使人感到他无处不在。所以，费莉西泰初来时

老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七岁的保尔，刚满四岁的维尔吉妮，在她眼里都是用珍贵的材料捏成的；她常常象马一样把他们驮在背上。可是，欧班夫人不许她过多地吻两个孩子。她觉得很受委屈。不过这里的环境安适，她也就渐渐地消除了忧闷。

每逢星期四，几位常客照例要来玩几局波士顿牌。费莉西泰事先给客人们准备纸牌和脚炉。客人们八点整上门，快敲十一点的时候告辞。

每星期一的早晨，住在林荫小道旁的旧货商就摆开他的破铜烂铁。不一会，镇上充满了嘈杂的人声，其中还夹杂着马嘶、羊咩、猪哼和吱吱嘎嘎刺耳的车轮声。临近正午，赶集进入高潮。这时，总有一位老农跨进门槛。这老农身材高大，脑后歪戴着一顶鸭舌帽。他是杰福斯的佃户罗勃兰。不一会，杜克的佃户里埃巴也来了。他是个红头发的小矮子，胖得圆滚滚的，穿着一件灰上衣，皮裹腿上绑着马刺。

他俩是给东家送母鸡或奶酪来的。这时，不管他们要什么花招，每次都要被费莉西泰戳穿。他们临走时，总是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有时候，欧班夫人要接待一位叔叔德·格莱芒维尔侯爵。他因为吃喝嫖赌，毁了家业，如今住在法莱士的最后一小块土地上。他总是在用午饭的时候到，身边还带着一条吓人的鬃毛狗。这畜生的爪

子常常要把所有的家具弄脏。侯爵大人呢，尽管他竭力装出一副上等人的样子，甚至每次说到“先父”两字，总要脱下帽子，可是他恶习难改，一见到酒就自斟自饮，喝个没完，嘴里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。末了，费莉西泰总是和颜悦色地把他推到门外，嘴里说着：“差不多了，德·格莱芒维尔老爷！下回再喝吧！”说完，她顺手关上了大门。

她很乐意当过诉讼代理人的布雷先生开门。可是，她一看到他的白领带、秃脑门、衬衫前襟上的花边、宽大的棕色礼服，还有他那弯起胳膊捏鼻烟的姿态（总之，他的整个模样），她就会感到心慌意乱，就象我们见到大人物时一样。

他替夫人管理产业，所以经常一连好几小时和她呆在“老爷”的书房里。他总是担心受牵连，对官府毕恭毕敬。他自称懂拉丁文。

为了用一种有趣的方法教育孩子，他送给他们一套地理知识图片。那些图片上印着世界各地的风光，有头插羽毛的吃人生番，有抢走一位姑娘的一只猴子，有沙漠里的贝都印人^①，还有一条中了鱼叉的鲸鱼，等等。

保尔把这些图片讲解给费莉西泰听，这也就是她学到的全部文化知识。

① 贝都印人，生活在北非和中东的沙漠中的游牧民族。

孩子们是在基约那里受的教育。他是一个在区公所当差的可怜虫，出名的写得一手好字，喜欢在靴子上磨他的小刀。

遇到晴朗的好天气，全家人大清早就去杰福斯的田庄。

田庄在一个斜坡上，房舍造在院子中央。远处，大海象一个灰色的斑点。

费莉西泰从篮子里取出冷肉片，一家人就在紧靠炼奶棚的一套房间里吃午饭。这里原来是一座别墅，如今就剩下这么几间了。墙上的糊壁纸已经破烂不堪，穿堂风一过，就瑟瑟地抖动起来。欧班夫人触景生情，难过得低下头来；这样，孩子们也不敢吱声了。她于是说：“去玩吧！”孩子们拔腿就溜了。

保尔爬进仓房里捉小鸟，往池塘里打水漂，或者拿木棒敲大桶，敲得象鼓一样咚咚直响。

维尔吉妮喜欢喂兔，或奔来奔去采摘矢车菊，她跑得飞快，露出了绣花的衬裤。

秋天的一个黄昏，他们穿越一个牧场，准备回家。

上弦月照亮了天边一角，夜雾象一片轻纱，飘浮在杜克河弯弯曲曲的河面上。几头牛躺在草地中央，静静地看着这四个人走过。到了第三块草地里，有几头牛站了起来，在他们前面围成一圈。费莉西泰说：“别害怕！”她哼起一种悲歌似的曲调，轻轻抚